

中国的海明威

美国《世界日报》整版评述：

中国的海明威——王家斌

他写了一部大海的百科全书

《百年海狼》

王家斌 / 著

百年海狼



作家出版社

王家斌 / 著

百年海狼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海狼/王家斌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10
(当代小说文库)

ISBN 7-5063-1085-6

I. 百…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029 号

百年海狼

作者:王家斌

责任编辑:潘宪立

特邀编辑:赵虹

装帧设计:法明

版式设计:英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82 千

印张:12.25

插页:

印数:10100~15100

版次:1999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085-6/I·1073

定价: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小 楔

故乡小屿，称出海打渔的人为海狼、海盗、海镢头、水鬼、海猫子。或统称其为海狼渔花子。凡海狼渔花子，十之八九另有绰号，如海龙、海马、海豹、海驴、海狮子，乃至海蛇、海蛆、海虱子、海臭虫、海跳蚤。但品位却因人而异，如凶猛玄奥的海龙、狼牙鳍和海怪，则为小屿最权威的三大渔眼儿所占有。而龟鳖蛇，又属于野鸡水鸭子船乱生仔的那些野杂拌儿，如我儿时最要好的伙伴小老鳖，就是小屿最风骚的野鸡水鸭子秃二姨的乱生仔。而秃二姨却本不秃，她的绰号取之于大沙洋的美人鱼。由于美人鱼天性淫乱专门蛊惑海狼渔花子，所以海神娘娘罚她光秃无毛。由于小屿古有“女人出海不吉利”之说，所以凡海狼渔花子都是带把儿的。但有绰号的女流之辈，除秃二姨，还有个曾“大闹老渔湾”的面条鱼。据说那年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偷偷跟着大渔眼儿海怪马沧海在惊涛骇浪中过了一次闯海的瘾，后来却嫁给了另一位大渔眼儿狼牙鳍三哥，所以不分老少都叫她面条鱼三嫂子。而她的独生女王亦窈是我和小老鳖的同学，经常跟我们去水平礁大破船的海边赶海、游泳、钓海猫子（海鸥），疯起来不亚于野小子。有人说这丫头大了必然又是一条面条鱼，所以便早早给她册封绰

号，叫小虾米。

至于我的绰号又为什么是小海蛆呢？就连我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好在我不是小屿的知名人物，恰如鸡鸭猫狗，随便有个绰号，也敢自称为海狼渔花子。

1

面条鱼三嫂子那场轰动小屿的桃花血案发生的头一天，我正跟随着小老鳖把他用马粪纸——即现在人们常说的草板纸糊成的潜望镜，从男厕所的阴沟里伸到女厕所，窥探“为什么男的站着尿而女的则蹲着尿”之人生最大奥秘。

说来惭愧。这件至今仍难以令人启齿的恶作剧，起因是我天生愚钝，长到六七岁还弄不清人为什么会有男女之分，而男人不能生孩子，人无论男女又都是从女人的胯裆里爬出来的。

于是，无师自通的小老鳖使用权威的口吻训导我：“等你娶了小虾米作媳妇就会明白啦。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男人和女人，还不是腿裆里多一块肉和少那么一块肉么。”

见我仍懵懂，他就不耐烦地说：“真是个实轴的脑袋。等我让你看一次活的拉洋片，你就会开窍啦。”说罢，便把他娘秃二姨的水鸭子船专门用来招待客人的洋片盒子偷了出来。

所谓洋片盒子，实际是用散发着马粪味的草板纸糊的长方形纸箱子。箱的正面有一个用老式单筒望远镜改制的窥视孔，相对的一面则是有若幻灯屏幕的“洋片”滑道。洋片，则是一张张从海外流传过来的春宫画片。若从窥视镜看去，那画中的

狗男女便活灵活现地有若真人一般。

别看我描写得如此详细，坦率说至今仍未曾有眼福去欣赏过。原因是，当时年龄太小，还不具备去野鸡水鸭子船嫖妓宿娼的资格。另外，我那个老爹年轻时尽管也曾风流一时，到他做了小屿海狼公会的会长时，顿时便道貌岸然地对子女严加管束。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决不敢向野鸡水鸭子船靠近半步。

当我听小老鳖说要请我看拉洋片时，我的心情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兴奋。但洋片盒子拿来时，却只是个空荡荡的纸箱子，我就自然要大失所望了。小老鳖说：“那些破画片再好看也是假的呀，现在我要让你着着实实地过次眼瘾。”说着，便三下五除二地把个好端端的洋片盒子拆散了。又用拆散的马粪纸，糊了个比潜水艇潜望镜还多一道弯儿的S形潜望筒。为试验潜望筒的特异功能，他还让我脱了裤子，将镜头夹在腿裆里，自我观察。“看见了吗？”“看见啦。”“看见什么啦？”“还能有什么，狗鸡呗——”于是，我和他便一起大笑。

于是，便发生了开始我所说的那个关于人生奥秘之探索。

根据小老鳖的计划，探索的对象自然又是跟我同学且同桌的小虾米王亦窈。小老鳖说，盯住小虾米，只要见她举手请求上厕所，我们两个也就举手请假上厕所。这天上午，偏偏小虾米不屙也不尿。眼看要放学了，小老鳖便向我使个眼神儿，两个举手去了厕所。取下藏在男女厕所隔壁上的潜望筒，小老鳖说：“怪你小子没那眼福。”话没落音，便听隔壁女厕有人入厕。于是小老鳖便慌忙把潜望筒从隔壁墙下的阴沟探向女厕的粪坑。“快看呀，”他催我，“还傻愣着干什么？”于是，我便凑过去看。“看清楚了吗？”“什么呀？”“你看到了什么？”“跟下雨一样，白花花一片——”“笨蛋，谁让你凑得那么近？”等他准备把镜头的位置进行调整时，却发现潜望镜已被隔壁的人抓

住了。“快跑——”他嚷。他跑了，我却被女厕中跑出来的人抓住了。而那女厕里的人，居然又是我们的班主任马老师。

当天，学校便对我和小老鳖作了极为严厉的处理。由于小老鳖是野鸡水鸭子的乱生仔，所以，校长便认定他是个天生的流氓下流坯子。“朽木不可雕也。”校长咬牙切齿地说着，同时贴出布告将小老鳖开除。由于我父亲是小屿有船有地位的体面人物，我当然是上当受骗者，便只受打手板三十、罚站两节课的轻微惩罚。对此，小老鳖他娘秃二姨先是鼻涕眼泪地去哀求校长和马老师。求而无效，便捶胸顿足地在校长办公室足足撒了一下午的泼。

转天一早，那惊人的桃花血案便发生了。

记得，那正是一年一度的鱼汛旺季。狼牙鳍三哥后半夜爬起来，驾船赶潮出海捕鱼。他开的船，便是当年我父亲从日本引进的木壳渔轮“宏海号”。小屿的海狼渔花子们，称其为“木头篓儿”。

船刚跑出防浪坝不久，狼牙鳍三哥就觉得舵有点不对劲儿。后来，机舱的老轨又报告尾轴筒子漏水。于是，狼牙鳍三哥便顺水推舟地调转船头驶回港内，以待天亮后请船厂来人检修。若按惯例，天亮这段时间他作为一船之长本该留船坚守岗位的。但不知为什么，从离家上船那一刻起，他就觉得心惊肉跳，好像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船一靠码头不等缆住带好，他就嘱咐大副注意值好码头岗，走下桥板便一溜小跑地往家中走。

当时，天色朦胧，整个小屿尚沉浸在腥咸而潮湿的梦幻之中。就连那大破船附近，彻夜癫狂的野鸡水鸭子船，此刻也变得毫无声息。所以，狼牙鳍三哥的脚步声便显得格外惊人。他终于吱呀一声推开虚掩着的两扇沉重木门，但走到窗根那棵郁

郁葱葱而且散发着异香的无花果树前时，那莫名的不安便化作巨大的疑问涌向心头。这门，自己走时明明白白是用顶门杠自然顶牢的，现在的门怎会是虚掩着？另外，从那薄薄的窗户纸后边，传出来的鼾声也有点异常。因为，他所熟悉的面条鱼酣睡时，喉咙的声息是如此轻柔如此悦耳，就像鱼汛季节把耳朵贴在船舱舷板上听那青鱼群发出的蜂鸣音。而现在传出的鼾声却有如大鲸群遨游时古怪而雄浑的吼叫声。顿时，那全身的血液便涌上了头部。他只飞起一脚，便把卧室的“门插官儿”踢断了。然后，就从腰带的皮套里抽出明亮而锋利的水手刀。几乎同时，一个人影从本该他躺的被窝里窜了出来。而且，只一眨眼的工夫，便从那掀翻的纸窗中溜走了。于是，被无名邪火冲昏头脑的狼牙鳍三哥揪着头发，把一丝不挂的面条鱼三嫂子拖了起来。死当临头，面条鱼三嫂子还不吓破了胆子？却想不到她把脖梗往前一横：“是男子汉，你就下手呀！”等我和小老鳖闻声赶到现场时，那不大的小院和不很宽的街筒子早已人山人海地挤满了人。好容易从大人們的腿裆中间挤到前边，还是个子矮看不到真实场面。后来，还是小老鳖的脑瓜灵，拉着我爬到小厨房的屋顶居高临下看了个全过程——

“是男子汉，你就下手呀！”面条鱼三嫂子依然梗着雪白的脖子嚷。

狼牙鳍三哥的脸由红变紫，举刀的手臂一个劲儿地抖动。这时，如果有谁去把他拖开，随后的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都中了魔法似的张大嘴巴傻乎乎地乐。而且，几乎所有的眼睛都流露出近似淫邪的绿光，连眼皮也不眨地死盯住面条鱼那丰腴娇艳的雪白胴体。

“琢磨你也没那胆子。”面条鱼三嫂子冷笑。“你有种，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除了能撒尿，你那玩意儿还能干什么？”

“是呀，”人群中突然响起秃二姨的浪笑声，“扒了裤子，让老少爷们看看，能不能套上缆绳拴条船？”

“呸——”面条鱼三嫂子说，“谁裤裆破了，露出你这个骚×浪货来？”这叫作旁生枝节，矛盾似要转移。但狼牙鳍三哥的脸便纸一般的惨白了。跟着，便见他挥动了手中的刀，而且人群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叫声。随之，面条鱼三嫂子往前一扑：“你个杀千刀的，还真下死手呀？！”血光闪过，我当即被吓得闭上了双眼。等我被小老鳖拖下屋顶，才知道狼牙鳍三哥伤的并不是面条鱼三嫂子，而是他自己。于是，街坊四邻们便手忙脚乱地抬起血流如注的狼牙鳍三哥往医院去抢救。后来，他何时出院，又如何离开小屿，我就不得而知了。何况，此后又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首先是小老鳖的突然失踪。不久，解放军临近小屿，国民党的驻军为加强防务强征所有的渔轮。父亲为逃避战乱，不得不举家迁往天津……

但有一点却又是我颇为震惊的，那就是后来得知跟面条鱼三嫂子私通、跳窗逃走的祸头居然会是狼牙鳍三哥的把兄弟、大渔眼儿海怪马沧海。而且，就在事发的当天，他便被我父亲以海狼公会的名义扭送到水上派出所。他对自己的罪行，似乎也供认不讳。

我重返小屿，则是解放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我已是国家机关干部，下放到小屿的国营渔轮公司当船员。报到那天，公司的党委书记兼经理也在场。一见面，我便愣住了，原来，他就是小屿三大渔眼儿之一的海怪马沧海。多年不见，他依然显得潇洒而年轻。但不知如何又从渔眼儿变成渔轮公司的大经理？

他笑道：“我能混到这步田地，还真应该感激你那个令尊老大人。”见我仍不明白，便说等忙完小屿823号渔轮回港的

事情再说。跟着，又把党办主任大老吕介绍给我。并说，在部队他俩就是战友。直忙到中午，他才请我到办公室的小套间里说要请我吃海鲜。“你就住在这儿？”我问。他点头。“家眷呢？”“什么家眷？我是老爷庙的旗杆，躺着一条，站着一根。”说着把临海的百叶窗推开，放眼可见檣桅如林的小屿渔港。我想，这恐怕是我有生以来最美的海味宴了。鱼虾蟹贝全是活的，别说是节粮度荒的历史非常时期，即便满街生猛海鲜的九十年代，也很难享受到如此鲜美的海味佳肴。大老吕用帆布桶从刚靠码头的 823 号渔轮将那些海货提来时，顺便又从海狼服务社搞来一些葱姜蒜醋和麻辣油之类的佐餐调味品。

“还有三鞭九烈吗？”马沧海问大老吕。“那玩意儿就免了吧？”“缺它不成席么。”马沧海颇不耐烦。于是大老吕又出去给他找一个一个状若鼻烟壶的小瓶子。瓶内有血汁般的液体，滴入酒中发出一股浓郁醉人的古怪气味。我突然想起小老鳖曾对我讲过的三鞭九烈，那是所有野鸡水鸭子船上必备的“琼汁秘液”。用它调制的酒类能使饮者从天黑癫狂到天亮。

“你也来一小口？”马沧海挤眉弄眼地问我。我壮着胆儿试一试，乖乖，从舌尖到舌根顿时火烧火燎，而且小腹以下电击般地骤然收缩。马沧海见状忍不住大笑：“这确实不是好玩意儿，上了瘾想戒可就难喽——我看你还是敞开肚皮去吃海鲜。”说到这里，又叹息一声，“也算你有口福。再过几年，别说海鲜，整个老渔湾怕是连烂虾酱也捞不上来啦……”他不禁用手拍了一下桌子，“所以，我才下决心去开拓大沙洋的新渔场！你来的也正是时候，有你这个笔杆子也帮咱吹吹喇叭抬抬轿子。”经他解释，我才知道老渔湾由于近年来盲目发展捕捞，水产资源已临近枯竭的危险边缘。

“你是喜欢吃虾还是吃蟹？”

“我都爱吃。”

“那就先吃虾。梭子蟹活的时间长，泡在花椒水里拿盐渍了蟹精蟹黄才成冻儿，虾蹦不多久，死了再吃就差一半的成色。”

我告诉他，生吃螃蟹活虾的把戏我亦内行。最早小老鳖是我的老师，在水平礁大破船的海滩上疯够了便摸蟹捞虾一顿海吃。当然，能有如此丰饶的调味品还是第一次。

剥除虾皮剔去肠线，再把水晶般的虾段在调料中轻轻涮，到嘴来不及咀嚼便滑进嗓子眼深处。

酒足饭饱，他谈兴正浓。话题一变，便转到他是怎么“撞”到革命道路上来的。

说“撞”，自然是指天意般的机缘巧合。

他说，当我父亲把他扭送到水上派出所的时候，他确实觉得没脸面在小屿混下去了。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戏。尽管小屿的海狼渔花子在男女关系上浪荡放纵。但奸人妻室，却一向被视为罪不可赦。何况，他跟狼牙鳍三哥又是比亲兄弟还亲三分的拜把子弟兄。所以，到了水上派出所也只能把脑袋往裤裆里一扎。该打该杀该剐，任凭那些比海匪还凶残的水警们去随意发落吧。果然，那些水警进门不问青红皂白地便是一顿臭揍，而且拳打脚踢全都瞄准了下三路。打得你只剩下一口气儿，便往铁笼子般的看守所里一扔。马沧海心想，这条命恐怕是要交待在这儿了。但是，进门的一顿臭揍之后竟再也没有什么刑罚。后来马沧海才知道，这是每个犯人必然要遇到的杀威见面礼。打完你，如果还炸刺儿，那就接着再收拾你。如果服服帖帖，也就不再刁难你。何况，马沧海又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面条鱼三嫂子又是小屿的风流美女。慢慢，有的水警还用同情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谁让狼牙鳍这小子是个金枪

银蜡头呀，不然那面条鱼怎能养汉打野食儿？”更有甚者，趁着无人还到牢门前问面条鱼三嫂子跟马沧海是不是像外边传说的“青龙白虎配？”所谓青龙，是指男子的下体阴毛生长得漆黑茂密，而且由下至上与胸口的黑毛贯通相联。凡青龙者，性功能皆超乎于一般的寻常人。而白虎，是指女子的下体无毛。此类女性被海狼渔花子称为“无底儿大深坑”。非青龙不能满足其永远饥渴难耐的性欲。

就这样，马沧海在水上派出所被关押了一个星期左右。他知道，那些水警们之所以不及时处理他，主要是等狼牙鳍三哥的伤势发展。若伤愈出院，根据狼牙鳍三哥的意见决定是否往法院诉讼。若狼牙鳍死在医院，问题可就要复杂了。所以，开始他很紧张。慢慢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天深夜，他被人叫醒了。爬起来一看，站在床前的居然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他顿时傻眼了。

“你叫马沧海？”

“是，长官。”

“你就是小屿三大渔眼儿的那个老三、海怪马沧海？”

“是，长官。”

“看你小子生得一表人才，怎能干出那种偷鸡拔烟袋的不仗义事呢？”

“怪我一时糊涂，长官。”

“一时糊涂？”那军官冷笑。“那么，面条鱼在家当闺女的时候，又是谁勾引她离家出走的？”

“哪是离家出走哇？是上船出海。”

“你还嘴硬。这档子风流案，小屿的海狼渔花子谁不知道？也罢，怪你当时年轻。但面条鱼已成有夫之妇，你就该回头是岸吆。”

“我该死，长官。”

“算啦算啦。”那军官说，“我今天又不是来审案定罪的。如果你有心悔改，我可以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谢谢长官。”

“好。我问你：你真能一眼看透大海，知道哪儿有鱼哪儿没鱼？”

“是，长官。”

“这么说，整个老渔湾都装你肚子里啦？”

“不敢吹牛，就是捂上两眼，我在老渔湾也迷不了路。”

“好。跟我走。”

出了水上派出所，不远就是部队用的军用码头。虽然马沧海经常驾船出入小西港，但对这个军用码头却始终不曾靠近过。现在，他来到码头，看见那里堆满了军火弹药，旁边还系泊着我父亲的宏盛号渔船。甲板上网具和被搬上码头。一群国民党大兵，肩扛着渔网和油桶，装着炮弹箱子。根据杆舷吃水判断，已入舱的炮弹约在二十五发左右。

“你熟悉大鸡岛和小鸡岛吗？”那军官又问。

“知道，长官。”

“到大鸡岛和小鸡岛要多长时间？”

“就这只老掉牙的小木筏？最快也得五六个钟头。”

“这么说，天亮前就能赶到了？”

“是，长官。”

“如果，”那军官沉吟道，“如果海上下大雾呢？”

“那最好等雾消了再跑，老渔湾的渔船比臭虫还多，撞在一起可不是好玩的。”

“胡说。这些天，天天下大雾，我也没听说谁把谁撞沉了。说吧，你到底想不想开船出港？”

“既然长官逼我，我也没那胆子不干呀。”马沧海知道，这船炮弹若不给他运到大鸡岛，肩上的脑袋就会搬家。所以，只得硬着头皮爬上宏海号的小舵楼子。那国军长官就站在他背后，船头船尾还站着七八个押运的大兵。

即便正常的出海捕鱼，海狼渔花子们最头痛的也是海面布满浓雾。船非同于汽车火车，随时可刹车停驶。船若停驶全靠倒车，由正车变倒车要有个过程。这当中，若突然遇到死车就难免惊慌失措。即便正车变倒车，螺旋桨倒转时船倒退又要一个缓冲的时间。这时，若躲避来船的碰撞也难以做到。何况，这又是满船满舱顶盖肥的超负荷炸药船！

船出港了，另有一艘小炮艇护航押运。那雾好大，站在舵楼子里瞪大了眼珠子也只能看到船头船尾。炮艇的艇长命令马沧海跟紧了不许掉队。而马沧海雾天出海打渔时从来做惯了“头船”的船长，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像头马头羊似的随意奔驰。每隔一分钟或敲锣或敲梆子敲油桶，或吹海螺、雾角、喇叭、汽笛一次，每响为五秒种，后边的船则闻声尾随并作相应的回答。现在，却让他像三孙子似的跟在炮艇后边，心里十分憋气。“呜——”那炮艇吼。“呜——”马沧海回答。但是，进入渔场时阵脚便乱了。你想那雾海茫茫千舟万舸钟鼓磬钹的齐声奏鸣，仅凭人的耳朵怎能分辨出大同小异的炮艇汽笛？偏偏那押运的军官，又站在背后瞎指挥。马沧海说炮艇在右前方，军官却说在左前方。马沧海说你是船长我是船长？军官说你小子想投奔小鸡岛的共军老子毙了你！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呀。你说左前方咱就往左前方跑，跑到小鸡岛看你还敢对我直眉瞪眼地逞威风？坦率说，此前他对政治虽然不太关心，但对国民党的腐败却也不满在心。此刻一股莫名的怨恨情绪在心头涌现，便把船速加快到前进三的档次。

雾消了，那护航的炮艇不见了。几乎同时，正前方出现了两个岛影。稍远而偏右的是国民党的大鸡岛，近在咫尺而偏左的是解放军的小鸡岛。

突然，船壳剧烈震动，船搁浅了。马沧海忙要倒车，但二十万发炮弹把船压得死死的。“这是什么地方？”“小鸡岛，长官。”“不好，”那军官喊，“快趴下！”话没落音，马沧海便听到有炮弹从桅顶飞过。那炮弹落在离岛更近的滩涂上，炸飞的泥沙足有几丈高。紧跟着，又一发炮弹飞过。这次马沧海惊慌起来了，因为炮弹来自大鸡岛的国民党大炮，一发命中，全船的二十万发炮弹便会轰然齐鸣。

危急关头，那军官又把枪口顶在马沧海的后脑勺上：“快把船开到小鸡岛背面，不然老子就毙了你！”

“毙了我你就更甭想活啦。”

“你说怎么办？”

“把船放倒。”

“说明白点儿！”

怎么才能让这个旱鸭子更明白呢？又一发炮弹飞来了，眼看炸点越来越近。马沧海明白，大鸡岛的大炮不把宏海号炸烂是决不会罢休的。事不宜迟，顾不上对军官多作解释便命令轮机舱放掉左舷舱的平衡压载水。

原来凡是轮船的两舷都有暗舱可注满海水，若载货不平衡即用暗舱的排水或注水作调整。待一边的暗舱注满而另一侧排空，船体便会倾斜躺卧在浅滩上。此时正值落潮，工夫不大小渔轮便躺倒了。如此这般，大鸡岛的炮兵观测哨看不到船的桅杆，大炮只能乱轰一阵也就罢休。

“喂，你还不起来欢迎解放军呀？”那国民党的军官把他从倾斜的舵楼子里拖起来时，小鸡岛的解放军战士正欢呼着从退

了潮的烂泥滩涂中跑来……

后来，他才听说那个国民党的军官，本来就是解放军打入国民党部队的特工人员。利用大雾天气，智取整船的军火弹药，也是他所精心策划的。遗憾的是，后来一直没能再跟他见过面。

当天，马沧海便领到一套崭新的解放军制服和二百斤小米的奖励。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所以，当部队的首长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参加部队时，他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不久，他又被部队派到北海滩渔铺的后山沟里集训。当时，北海滩渔铺的山区已是解放区了。他说，那段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生活历程。起码，他懂得了人应该怎么活，活在人世应该做些什么……

更使他振奋的，是感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此前虽也被人推崇为大渔眼儿，但其社会地位始终跳不出臭渔花子的下三滥档次。现在，就连部队的司令政委都张口闭口地以“专家”相称，你想马沧海又怎能不受宠若惊呢？

集训结束后，他被派往刚组建不久的海防大队当船长。所谓的海防大队也只有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几艘小炮艇和强征来的渔轮、木帆船，这其中便有宏海号。有人说，这就是新中国海军的一个预演。此论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因为这些由陆地转向海洋的共产党部队确实也取得了老渔湾一带的制海权。全国解放后，一部分人参加了新组建的人民海军。马沧海却另有使命，转业到地方，受命组建新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化海洋捕捞船队……这恰如俗语所说的“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几代海狼渔花子冲出老渔湾，开拓大沙洋新渔场的梦想也将变成现实，你想他怎能不为之全力以赴呢？